

中日两国 考古学·古代史论文集

王仲殊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中日兩國
語言學、古代史研究會

第一輯

東京大學出版會

中日两国 考古学·古代史论文集

王仲殊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论文集收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仲殊的 44 篇论文。除第 1 篇《考古学》为广泛的通论以外,其余 43 篇论文的题材、内容属于秦汉、魏晋至唐代的中国考古学的,亦有属于同时期的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的,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是在依据考古调查发掘的实物资料的同时,充分参照古代历史文献的记载。作者将汉唐时代考古学的研究范围从中国本身扩大到周边各地,尤以对当时中日两国交流史的研究为突出。在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的领域内,则选择若干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课题作论述,而古代都城、宫殿制度则为重点之所在。在古代铜镜的研究方面,作者在就中国三国时代及其前后的大量铜镜作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日本出土的称为“三角缘神兽镜”的重要铜镜进行全面的考察,提出本人独到的见解。

本书可供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和文物、博物馆部门的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日两国考古学·古代史论文集/王仲殊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5
ISBN 7-03-016106-8

I. 中… II. 王… III. ①考古学-文集②中国-古代史-文集③日本-古代史-文集 IV. ①K85-53②K22-53③K313.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0394 号

责任编辑: 闫向东 宋小军

责任印制: 钱玉芬/封面设计: 王 浩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5 年 8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0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36 1/2 插页: 1

印数: 1—1 000 字数: 845 000

定价: 1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THESES ON CHINESE AND JAPANESE ARCHAEOLOGY AND ANCIENT JAPANESE HISTORY

Wang Zhongshu

**Science Press
Beijing**

自序

从1946年开始，我先后就学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着重学习中国古代史，兼学日本古代史，皆属以文献记载为依据的历史学。1950年毕业后，我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以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工作。在导师夏鼐先生的指点下，我根据自己在大学时所学专业的具体情况，选择在中国考古学的领域内专攻汉唐时代考古学，原因是考古学的研究虽以田野调查发掘的实物资料为依据，亦须参证古代历史文献的记载，而汉唐时代考古学的研究尤其如此，加之汉唐时代中国与日本交往密切，故可由此兼攻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在此后数十年的长时期中，我始终按照当初决定的这个大方向从事各项研究，直至今日而不改。

在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的将近20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中，我主要是在河南省的辉县和洛阳、陕西省的西安、湖南省的长沙、吉林省的敦化、黑龙江省的宁安、河北省的满城等地发掘从汉代到唐代的各类墓葬，尤其是发掘汉代长安城和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等都城的遗址。我参加《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和《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等发掘报告书的编写，后者由我担任主编和主要执笔者。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以迄21世纪开初的最近几年，我从中国考古学、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研究等的各个方面选取题材，总共撰写过100多篇的论文，分别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考古通讯》、《考古学报》、《考古》、《华夏考古》、《中原文物》、《古籍整理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考古与文物》等中国国内的学术刊物，其中以发表于《考古》的占绝大多数，也有一部分编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日本的《朝日杂志》、《历史与人物》、《邪马台国》、《橿原考古学研究所考古学论考》、《考古学杂志》、《就实女子大学史学论集》、《京都府埋藏文化财情报》、《东亚细亚的古代文化》、《丹后文化圈》等学术刊物和书籍也曾登载过我的有关论文。100多篇论文的题材、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就考古学上的遗迹而言，要以论述古代都城、宫殿及墓葬为主，在器物学方面考察铜器、铁器、漆器、印章、钱币乃至玻璃器皿之类，却以古代铜镜为研究的重点对象。

进入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后，我在国内外出版的专书有《汉代文明》（英文）、《汉代考古学概说》（中文，有朝鲜文译本）、《三角缘神兽镜》（日文）、《从中国看古代日本》（日文）等，与别人合著的则有《中日古代文化交接点的探索》（日文）、《古代日本的国际化》（日文）、《三角缘神兽镜与邪马台国》（日文）等，各书的基本内容略如书名所示。

最近数年来，科学出版社本着重视考古学的一贯方针，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几位资深研究员编印个人的文集。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上出于对我的关爱，决定在我的八十寿辰即将来临之际出版我的论文集，情意至深。这样，

我就从上述在国内外发表的各种论著中选取 44 篇论文，编成这本以《中日两国考古学·古代史论文集》为名的文集。文集中收入的论文除少数为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所写以外，大多数都是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撰作的，有的还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的最近几年的新作。

这 44 篇论文，除第 1 篇与已故夏鼐先生合著的《考古学》为中国考古学兼世界考古学的范围广泛的通论以外，其余由我个人独著的 43 篇大体上可区分为 5 类。第一类计 11 篇，基本上是属于中国汉唐时代考古学的。第二类计 7 篇，是关于中国古代铜镜的。第三类计 7 篇，是关于日本出土的古代铜镜的。第四类计 8 篇，是关于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宫殿制度的。第五类计 10 篇，大体上则是属于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的。

在属于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的论文中，我选择若干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尖端性问题作论述，阐明我个人的新的观点。在经过充分调查和详细考察之后，我致力于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宫殿制度的比较研究，弥补前人在这一广阔课题上所作论述之不足，并纠正其错误。在古代铜镜的研究方面，我是在就中国三国时代及其前后的大量铜镜作深入分析、考证的基础上，对日本出土的称为“三角缘神兽镜”的至关重要的铜镜进行全面、客观的考察，从而提出我的自身的新见解，而我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则是在于除了考察镜的形制、花纹等以外，还十分注重对铭文的考释。

总的说来，我的主观愿望是想通过在这许多论文中的论述，将汉唐时代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从中国自身扩展到周边各地，主要是及于海东的日本，以阐明当时中日两国亲密交往、友好相处的盛况之在各个方面的反映而力求详细、具体和真实。

王仲殊

2005 年 5 月 5 日

目 录

自序

考古学	1
秦汉考古	27
西汉的都城长安	51
东汉的都城雒阳	65
汉长安城宣平门的发掘	77
汉代的漆器	87
沂南石刻画像中的七盘舞	99
略说杯盘舞及其时代	104
汉潼亭弘农杨氏冢茔考略	108
说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	113
试论鄂城五里墩西晋墓出土的萨珊朝玻璃碗为吴时由海路传入	117
论汉唐时代铜钱在边境及国外的流传	125
论吴晋时期的佛像夔凤镜——为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而作	148
吴县、山阴和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	162
“青羊”为吴郡镜工考——再论东汉、三国、西晋时期吴郡所产的铜镜	175
吴镜师陈世所作神兽镜论考	188
“黄初”、“黄武”、“黄龙”纪年镜铭辞综释	202
“建安”纪年铭神兽镜综论	220
黄龙元年镜与嘉兴元年镜铭辞考释——试论嘉兴元年镜的年代及其制作地	237
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	252
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答西田守夫先生	270
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铭文考释	284
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铭文补释	297
论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	300
论日本出土的青龙三年铭方格规矩四神镜——兼论三角缘神兽镜为中国吴 的工匠在日本所作	312
论日本“仿制三角缘神兽镜”与所谓“舶载三角缘神兽镜”的关系	324

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	338
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	363
论洛阳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	380
试论唐长安城大明宫麟德殿对日本平城京、平安京宫殿设计的影响	394
关于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宫殿研究中的若干基本问题	413
试论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及平安京何故皆以东半城（左京）为更繁荣	422
中国古代宫内正殿太极殿的建置及其与东亚诸国的关系	441
论唐长安城圆丘对日本交野圆丘的影响	461
论日本高松冢古坟的年代及被葬者——为高松冢古坟发掘十周年而作	477
关于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	482
再论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	493
小野妹子与裴世清——日本圣德太子的对中国政策	502
日本第七次遣唐使的始末	506
论所谓“倭面土国”之存在与否	514
从中日两国文献资料看古代倭的国名及其他有关问题	526
论琉球国“万国津梁之钟”的制作地问题	542
灿烂的出云古代文化	557
从东亚石棚（支石墓）的年代说到日本弥生时代开始于何时的问题	563

CONTENTS

Preface

Archaeology	1
Archaeology of the Qin-Han Period	27
Chang'an: The Capital of Western Han	51
Luoyang: The Capital of Eastern Han	65
Excavation of the Xuanpingmen Gate of Han Period Chang'an City	77
Lacquer-ware of the Han Period	87
The Seven-dish Dance Represented in Yinan Stone Carvings	99
Briefly on the Cup-and-dish Dance and Its Date	104
A Study of the Tongting Graveyard of the Yang Family in Han Period Hongnong Prefecture	108
Notes of the Seal of the King of the Dian State Recently Discovered at Jinning, Yunnan, and That of the King of the Wo (Ancient Japan) Nu State, Han Dynasty	113
On the Glass Bowl of Sassanian Persia from a Western Jin Tomb at Wulidun, Echeng, as Imported in the Wu Period	117
The Spread of Chinese Copper Coins of the Han-Tang Period in China's Border Regions and Foreign Countries	125
On the Bronze Mirrors with Figures of Buddhas and Phoenixes Made in Wu-Jin Period	148
Wuxian, Shanyin and Wuchang: On the Producing Places of the Bronze Mirrors of the Wu Kingdom in the Light of the Inscriptions on These Mirrors	162
"Qing Yang" Identified as Bronze Mirror Makers of Wu Prefecture: Re-discussion of the Bronze Mirrors Made in Wu Prefecture during the Periods of Eastern Han, Three Kingdoms and Western Jin	175
Some Notes of the Bronze Mirrors with Mythical Figure and Animal Designs Produced by Chen Shi, a Mirror Maker of Wu	188
Studies on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Bronze Mirrors with the Reign Titles Huangchu, Huangwu and Huanglong	202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Mythical Figure and Animal Design Bronze Mirrors Dated the Jian'an Period	220
Decipherment of the Inscriptions on a Bronze Mirror Dated the 1 st Year of Huanglong Reign and Those Dated the 1 st Year of Jiaxing Reign: On the Date and Place of Production of the Jiaxing 1 st Year Mirrors	237
Notes on the Triangular-rimmed Bronze Mirrors with Mythical Figure and Animal Designs Unearthed from Japan	252
Some Remarks on the Triangular-rimmed Bronze Mirror with Buddha and Animal Designs in Japan: Reply to Prof. Nishida Morio	270
A Decipherment of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Bronze Mirror Dated the 3 rd Year, Jingchu Reign, and Those Dated the 1 st Year, Zhengshi Reign	284
A Supplementary Decipherment of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Bronze Mirror Dated the 3 rd Year, Jingchu Reign, and Those Dated the 1 st Year, Zhengshi Reign	297
A Study of the Triangular-rimmed Bronze Mirrors with the Inscription "4 th Year of the Jingchu Reign" and Coiled Dragon Design Unearthed from Japan	300
On the Checker, TLV and Four-spirit Bronze Mirror with the Dating Inscription "3 rd Year, Qinglong Reign" Unearthed from Japan	312
On the Character of "Imitative Triangular-rimmed Bronze Mirrors with Mythical Figure and Animal Designs" in Japa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So-called "Imported" Ones	324
System of Ancient Japanese Capital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338
"Dragon-tall" Steps of the Daigokuden Pavilion in the Palace of Ancient Japanese Capitals	363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Luoyang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Sino-Japanese Relations	380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Lindedian Pavilion, Daminggong Palace, Tang Chang'an City, upon the Design of Palaces in the Japanese Capitals Heijokyo and Heiankyo	394
Some Basic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and Japanese Capitals and Palaces	413
Why did the Eastern Half City (Left Capital) of Tang Chang'an City and Japanese Heijokyo and Heiankyo Capitals Become More Prosperous?	422
Institution of Establishing the Main Pavilion Taijidian in the Imperial Palace of Ancient China and Its involve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n China and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441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Round Altar near Tang Chang' an City upon That near Katano of Japan	461
On the Date and Owner of the Takamatsuzuka Tumulus, Japan	477
Remarks on Interpretation of the Xinmao-year Paragraph of the Inscription on the Haotaiwang Stele	482
Re -discussion on the Decipherment of the Xinmao-year Paragraph of the Inscription on the Haotaiwang Stele	493
Ononoimoko and Pei Shiqing: The China Policy of the Crown Prince Shyotoku of Japan	502
The Whole Story of Japan' s Seventh Envoy-sending to the Tang Empire	506
Was There a "Womiantuguo State" in Ancient Japan	514
On "Wo," the Name of Ancient Japan, and Related Problems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l Evidence	526
"Bell of the International Bridge" of the Liuqiu Kingdom: Problem of Its Producing Area	542
Splendid Ancient Izumo Culture	557
A Discussion from the Date of East Asian Stone Sheds (Dolmens) to the Problem of When the Yayoi Period of Japan Began	563
Synopsis	570

考古学

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它们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因此，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

考古学的产生有长远的渊源，但到近代才发展成为一门科学。近代考古学发祥于欧洲，以后普及到世界各国。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要到 20 世纪 20 年代才在中国出现。作为一门近代的科学，考古学有一套完整、严密的方法论。它包含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和田野考古学等分支，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内的许多学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考古学的定义和特点

1. “考古学”名称的由来

中国汉文中“考古学”这一名词，是从欧洲文字翻译过来的。欧洲文字中的“考古学”一词，如 Archaeology（英文）、Archéologie（法文）、Archaeologie（德文）、Археология（俄文）、Archeologia（意大利文）、Arqueologia（西班牙文）等，都是源于希腊文 Αρχαιολογία。希腊文的 Αρχαιολογία，由“ἀρχαῖος”和“λόγος”二字组成，前者意为古代或古代的事物，后者意为科学。所以在古代的希腊，Αρχαιολογία 一词是泛指古代史的研究，公元前 4 世纪柏拉图所使用的这个名词便属此种含义。17 世纪这一名词被重新使用时，其含义稍有改变，是指对古物和古迹的研究。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一般是指对含有美术价值的古物和古迹的研究。到了 19 世纪，才泛指对一切古物和古迹的研究。

在中国，东汉（1~2 世纪）时已有“古学”的名称。《后汉书》中说马融“传古学”，贾逵“为古学”，桓谭“好古学”，郑兴“长于古学”，这里所谓“古学”是专指研究古文经学，实际也包括古文字学。北宋中叶（11 世纪），“金石学”诞生，其研究对象限于古代的“吉金”（青铜彝器）和石刻。到清代末叶（19 世纪），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从铜器、石刻扩大到其他各种古物，所以有人主张将金石学改称为“古器物学”。由于清末至“中华民国”时期的“古器物学”已接近于近代考古学，所以也有人把欧洲文字中的“考古学”一词译为“古物学”（如 1931 年商务版《百科名汇》）。其实，中

国的这种“古器物学”并不等于考古学，要经过系统化以后才可成为考古学的一部分。

2. 考古学的定义

从现今通常使用的情形来看，考古学这一名词主要有3种涵义。第一种涵义是指考古研究所得的历史知识，有时还可引申为记述这种知识的书籍；第二种涵义是指借以获得这种知识的考古方法和技术，包括搜集和保存资料、审定和考证资料、编排和整理资料的方法和技术；第三种涵义则是指理论性的研究和解释，用以阐明包含在各种考古资料中的因果关系，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

现在，作为一门近代的科学，考古学已有它的充实的内容，周密的方法，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目标。虽然还没有一个被普遍确认的定义，但在全世界范围内，学术界对考古学一词的理解是大致相同的。因此，可以从共同的理解出发，考虑到上述的3种涵义，给考古学下定义说：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对于这样的一个定义，需要作以下的解释和说明：

研究的年代范围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研究的范围是古代，所以它与近代史、现代史是无关的。各国考古学都有它们的年代下限。例如，英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为诺曼人的入侵（1066年），法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为加洛林王朝的覆灭（987年），美洲各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为C. 哥伦布（约1451~1506年）发现新大陆（1492年）。一般说来，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可以定在明朝的灭亡（1644年）。

近一时期以来，英国有“中世纪考古学”，其年代下限延伸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1640年）；又有所谓“工业考古学”，其年代下限更延伸到18世纪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初期。在美洲，则有所谓“历史考古学”或“殖民地时代考古学”，它们的年代范围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直到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美洲各国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但是，英国的所谓“工业考古学”、美洲的所谓“历史考古学”或“殖民地时代考古学”，实际上是利用考古学的方法以研究近代史，所以不能算作真正的考古学。

相反，也有人把考古学的年代范围局限于史前时代，即没有文字记载的古代。这样，便把许多文明古国的历史时代也都排除在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之外，这也是不妥当的。考古学不研究近代和现代，而是研究古代，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考古学所研究的“古代”，除了史前时代以外，还应该包括原史时代和历史时代。就中国考古学而言，历史时代不仅指商代和周代，而且还包括秦汉及其以后各代；所谓“古不考‘三代’以下”是不对的。当然，历史越古老，文字记载越少，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也越显著。要究明人类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的社会历史，就必须在极大程度上依靠考古学，因而史前考古学与史前史就等同起来了。

作为实物资料的遗迹和遗物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实物资料。有些人望文生义，只看重一个“古”字，以为只

要是考证古代的事物，不管是根据文献资料，还是根据实物资料，都可算是考古学。其实，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的遗存，即古代的遗迹和遗物。这就是它与依靠文献记载以研究人类历史的狭义历史学的最重要的不同点。考古学和历史学，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的两轮，不可偏废。但是，两者的关系虽很密切，却是各自独立的。它们都属“时间”的科学，都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为目标，但所用的资料大不相同，因而所用的方法也不相同。有人把依靠文献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的狭义历史学也称为考古学，这是不符合近代考古学的基本含义的。

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实物，应该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是经过人类有意识地加工的。如果是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则必须是与人类的活动有关，或是能够反映人类的活动的。这就说明，考古学是属于人文科学中的历史科学，而不属于自然科学，尽管在考古学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各种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方法。

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通常包括遗物和遗迹两大类。前者如工具、武器、日用器具和装饰品等器物，后者如宫殿、住宅、寺庙、作坊、矿井、都市、城堡、坟墓等建筑和设施。有的人片面地把“实物”理解为器物，只注重珍贵的古器物，而忽视许多重要的古代建筑、设施的遗迹，这是十分错误的。此外，农作物、家畜和渔猎、采集所得的动植物遗存，虽然多属自然物，但由于它们与人类的活动有关，有的更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所以也应属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虽然考古学的研究是以物质的遗存为依据，但作为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它的研究范围不限于物质文化，而是在于通过各种遗迹和遗物，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生产规模、技术水平等物质文化，也包括美术观念、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十月革命后，前苏联曾把“考古学”改称为“物质文化史”。这虽然突出了考古学以实物资料为依据的特点，但实际上却局限了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因此，设在莫斯科的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虽然使用“物质文化史研究所”这一名称达 30 余年之久，但后来终于又重新改称为“考古学研究所”。

对人类古代社会的研究

人类的活动是具有社会性的。人类所制作的器物和所创造的文化，都是反映社会的共同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共同的文化传统。个人的创造发明，都是以他们所在社会中长期积累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文化传统为基础的。他们的创造发明，只有被他们所在社会中的其他成员接受、继承或传播，才能成为整个社会生产技术水平和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因此，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实物，应该是具有社会性的产物。无论是工具、武器、装饰品等器物，还是宫殿、住宅、城堡、坟墓等建筑、设施，实际上都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个人孤立的、偶然的作品。从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而言，必须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遗物和遗迹的整个系列和类型上，而不是研究孤立的、单独的一件器物。孤立的、单独的一件器物，只能算是古董，而不能成为考古学研究的科学资料。即使这件器物具有高度的美术价值，那也只能作为美术史研究的好标本，而不能当作考古学

研究的好资料。考古学要究明的是整个社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文化传统，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天才的独创。在考古学研究中，一般不存在对个别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这不仅是由于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实物资料往往无法与某一历史人物相联系，更重要的还由于考古学研究的目标在于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而不在于某一个人的单独表现。

要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还必须在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扩大研究的范围。这就必须注意同一时期各地区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传播关系，也要注意人类社会文化在不同时期的继承、演变和发展的进程。这些横的联系和纵的进程，正反映在大量的遗迹群和遗物群之中，有待考古学家去分析和究明。

3. 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

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考古学的研究不应限于对古代遗迹、遗物的描述和分类，也不应限于鉴定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与制造方法。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便是指导研究这种规律的理论基础。

有的历史学家，其中包括考古学家，不承认历史发展存在客观的规律。他们认为，除了论证历史事实之外，只有史料鉴定学和历史编纂学，而没有阐明历史发展规律的广义的史学。这当然是错误的。有的学者，例如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新考古学派”，虽然承认历史发展有客观的规律，但却把这种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混为一谈，这也是不对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现象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现象，是由于有“社会的人”这一因素的存在。恩格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起作用的是人，而人是赋有意识的，经过深思熟虑而行动，或受热情驱使而行动，并抱有预期的目的。”恩格斯又说，这“丝毫不能改变历史进程服从内在规律的这一事实”，但“对于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个别年代和个别事变的研究”，则是十分重要的。总之，我们一方面要重视社会发展的规律，一方面又不能把考古学写成简单的社会发展史。

考古学家要论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探求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点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以史前考古学为例，尽管考古学文化类型多种多样，但它们从发生、发展到最后的消失（即合并于另一文化类型或演变而成为另一文化类型），总是具有共同的规律；由于自然条件、社会背景等的不同，各种文化类型也必然会有自身的特点和自己的具体演变过程。历史考古学也是这样，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许多国家的社会文化都有一定的共性，但也有它们各自的特点和个性。

二、考古学简史

近代考古学之具备上述定义中所含的性质，是有着相当长的一段发展过程的。从

15 世纪开始, 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处于上升的阶段。他们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 也相应地发展了科学、技术和文化。这样, 考古学也随着各门科学的产生而在欧洲出现。

考古学的出现, 有它的历史背景。首先是欧洲的文艺复兴促进了人们对古典时代的语文和美术史的研究, 从而开始对希腊罗马时代的雕刻和铭刻的搜集。不久又进而对基督教圣地巴勒斯坦地区的古迹和古物发生兴趣, 后来这种兴趣还扩大到对近东地区的埃及、巴比伦等地的更为古老的古迹和古物的寻访和搜集。

当时, 在西欧和北欧, 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瑞典、丹麦等许多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相继成立。这些国家没有像希腊罗马那样古老的历史文献。它们企图凭借先民遗留下来的古迹和古物, 宣扬古代历史, 以增进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这也是近代考古学产生的原因之一。

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发展, 推翻了《圣经》中关于上帝造人的神话。尤其是到了 19 世纪中叶, C.R. 达尔文 (1809 ~ 1882 年) 的《物种起源》、C. 莱尔 (1797 ~ 1875 年) 的《从地质证据来证明人类的古老》和 T.H. 赫胥黎 (1825 ~ 1895 年) 的《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出版使人们懂得人类的出现至少在数十万年之前, 并认识到人类是从猿类演化而来的。于是, 史前考古学产生了。它以进化论的理论为指导, 按照近代自然科学的传统, 以严格的科学方法从事研究, 使作为科学的近代考古学从此得以成立。

纵观近代考古学的发生、发展的全部过程, 可以按照阶段的不同, 将它分为萌芽期、形成期、成熟期、发展期和继续发展期。

1. 萌芽期

约从 1760 至 1840 年。18 世纪末,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考古学的成长。当拿破仑远征埃及时, 有研究埃及的学者同行, 在埃及寻访古迹和古物。作为战利品, 拿破仑又从意大利、西班牙等地掠夺古物, 在法国建立博物馆。他派亲族统治意大利, 并大规模地发掘公元 79 年火山爆发时被埋没的庞培城址。特别是拿破仑的部下在埃及发现罗塞塔石碑, 碑上的三体文字为学者们考释埃及象形文字提供了重要的钥匙; 1822 年法国学者 J.-F. 商博良释出了这种象形文字, 奠定了埃及学的基础。

另一方面, 德国 J.J. 温克尔曼 (1717 ~ 1768) 开始利用古代的遗物, 而不是专靠古代的文献, 从事欧洲古代史的研究。他以保存在罗马等地的许多古代美术品为资料, 写成他的名著《古代美术史》。有的学者称他为“考古学之父”, 可见他对考古学影响之大, 尽管古代美术史并不等于考古学。

2. 形成期

从 1840 至 1867 年。

“三期论”的提出

19 世纪中叶, 考古学终于发展成为一门严谨的科学。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史前考古